

# 上博八《成王既邦》再编连

子居

<http://www.confucius2000.com/admin/list.asp?id=4990>

孔子 2000 网站 2011 年 7 月 21 日

近日，蒙 Hristotle 先生厚谊，得见《上博八》电子版，其中《成王既邦》一篇，笔者在阅读释文并与李锐先生的讨论过程中，获知李锐先生与单育辰先生等多位学者皆有所见，网上亦可见黄杰等先生的论述文章，凡此皆使笔者获益甚多，在此基础上，笔者亦略有心得，以为本篇大致可读，并非“除简 6、7、8 三支可拼合编联外，其余竹简皆难以连读”者，故不揣冒昧，草成此篇，冀得博雅之士指正。

原篇似可有如下的编连顺序<sup>①</sup>：

【01-25-35.5】—【16-14-21.6】—【12-17-27.4】—【13-17-24.7】  
—【02-16-19.8】—【03-17-21.4】—【14-34-45.6】—【11-18-23.6】  
—【06-17-22.2】—【07-27-33.9】—【08-17-23.0】—【15-36-45.9】  
—【10-27-33.2】—【09-08-13.0】—【05-14-18.0】

## 释文

成王既邦周公，二年<sup>②</sup>，而王重其任<sup>③</sup>，乃访□<sup>④</sup>……之至，在周

<sup>①</sup> 文【】符号中的数字，顺次为竹简原编号、该简现存字数和该简现存长度。

<sup>②</sup> 整理者言：“本篇记述了‘周公二年’（第一简），周成王既邦后的第二年，愈发厚重周公。成王在镐京召见周公旦，请教洁身自修。……”其说似有可商，此篇当为成王命周公建邦于鲁之后的第二年，即洛邑建成后的转年，而并非是“周公二年”，也不涉及周公摄政有否“称王”等事。关于“邦”字，《说文》段注：“邦之言封也。古邦封通用。书序云：邦康叔，邦诸侯。”段注似不尽然，“邦”可用为建邦，并不一定是

之东，乃命之曰：“昔者有神道<sup>⑤</sup>，大哉！纯乎！吾欲举之不果<sup>⑥</sup>，以进则遘焉，达……是抻之不果，毁之不可，其状膏肓，以罍深来<sup>⑦</sup>……王在镐，召周公旦曰：“恶乎<sup>⑧</sup>敬之哉？朕闻哉……□欲明知之。”周公曰：“旦之闻之也，各在其身，而皆见章于天。<sup>⑨</sup>”成王曰：“夫夏缙氏之道，可以知善否，可以知亡在<sup>⑩</sup>，可谓有道乎？”周公曰：“是夫<sup>⑪</sup>先二事之修也<sup>⑫</sup>，外道之明者少疏于身，非天子之正道也。”成王曰：“请问天子之正道？”周公曰：“天子之正道，弗朝而自至，弗审而自周，弗会而自抻<sup>⑬</sup>。”成王曰：“请问其事……【周公曰】……皆欲豫其亲而亲之，皆欲以其邦就之，是谓重光，重光其昌也，可期而须也。此六者<sup>⑭</sup>皆逆，民皆有乖离<sup>⑮</sup>之心，而又有相患害<sup>⑯</sup>之志，是谓

受封。《墨子·非攻下》：“越王繁弓，出自有遽，始邦于越，唐叔与吕尚邦齐晋。”所用“邦”即是建邦之意。“成王既邦周公”就是说成王已让周公建邦，《礼记·明堂位》：“成王以周公为有功劳于天下，是以封周公于曲阜，地方七百里，革车千乘。”本篇推崇周公，以亲亲为重，且主旨在于治国必先修身，显然秉持的是鲁地之说。

<sup>⑤</sup> “重”字从读书会释。任，原释赁，即任，指担当、从事。《周礼·夏官》：“施贡分职，以任邦国。”整理者言：“‘厚其赁’，意同‘重其赁’，《晏子春秋·内篇杂上》：‘晏子令吏重其赁，远其兆。’‘赁’或读为‘任’，字也见《郭店楚墓竹简·六德》，读为任，则意指王重其任。”所言不甚详。本篇之“王厚其任”，当指周公既不在左右之后，成王以周邦之任为过重。《国语·鲁语上》：“不厚其栋，不能任重。重莫如国，栋莫如德。”

<sup>⑥</sup> 乃访，似指成王乃访求知天子之道的人。下文即是说周公对天子之道的宣说。

<sup>⑦</sup> 神道，指天道，亦为天子所当秉持之道。《周易·观卦·彖传》：“观天之神道，而四时不忒，圣人以神道设教，而天下服矣。”《鬼谷子·本经阴符七术》：“必有圣人之心，以原不测之智；以不测之智而通心术，而神道混沌为一。”

<sup>⑧</sup> 从黄杰先生之说，见黄杰先生《初读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（八）〉笔记》，简帛网：

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.php?id=1512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1512)。

<sup>⑨</sup> 以上当是对天子之道的描述，然语颇不详。

<sup>⑩</sup> 恶乎，整理者读为“呜呼”，似不确，下文有“於呼”即与此不同，故此处当读为“恶乎”，为疑问代词。

<sup>⑪</sup> 李锐先生指出：“疑简3和简14可以连读”，二简文意连贯，故李锐先生所说当是。“见章于天”之说亦见于清华简《尹至》篇。

<sup>⑫</sup> 读书会以为“‘在’训为‘存’”其说是，“亡在”即“存亡”。

<sup>⑬</sup> 笔者以为简14当下接简11。在与李锐先生的讨论过程中获悉李锐先生也曾想过将简14与简11二简拼连，只是网络原因一直未能得发，则此二简的拼连当为李锐先生之先识。

<sup>⑭</sup> 单育辰先生认为：“简11相关句似可释读为‘先式（二）史（事）之攸（修）也。’”此从。李锐先生指出：“疑简11、6可以连接，11、6连接起来是：‘非天子【11】之正道也’读书会已经补出了“天子”二字，说前面缺简。其实也可能不缺简，而是上接简11。”简11与简6二简合计长度为45.8厘米，且文意连贯，故可知李锐先生的拼接甚是。这里的“先二事之修也”当即是指“知善否”和“知亡在”二事，而此二事都是下文所说的“外道”而非自身的“德政”，所以周公说“外道之明者少疏於身，非天子之正道也。”

<sup>⑮</sup> 曹方向先生《上博八〈成王既邦〉札记》一文有详说，简帛网：

[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\\_article.php?id=1509](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1509)。

<sup>⑯</sup> 六者，推测这里关于六者的论述当在残损的部分，本篇之“六者”盖即郭店楚简《六德》篇所述之“何谓六德？圣、智也，仁、义也，忠、信也。”诸书亦多有论治道的“六者”之说，而颇不同。如《鶡冠子·学问》之“礼者不犯者也，所谓乐者无菑者也，所谓仁者同好者也，所谓义者同恶者也，所谓忠者久愈亲者

重殃<sup>①</sup>，重殃而贤者能以其六藏之守<sup>②</sup>取亲焉，是谓六亲<sup>③</sup>之约。”成王曰：“请问其方？”周〔公曰〕……恃市明之德其世也……焉，不曰日章而冰消<sup>④</sup>乎？”成王曰：“於呼！道……

……伯夷、叔齐饿而死于雒瀆……<sup>21</sup>【04-15-21.0】

---

也，所谓信者无二响者也。圣人以此六者卦世得失逆顺之经。”《大戴礼记·千乘》之“下无用，则国家富；上有义，则国家治；长有礼，则民不争；立有神，则国家敬；兼而爱之，则民无怨心；以为无命，则民不偷。昔者先王本此六者，而树之德，此国家之所以茂也。”《六韬·武韬·顺启》：“大盖天下，然后能容天下。信盖天下，然后能约天下。仁盖天下，然后能怀天下。恩盖天下然后能保天下。权盖天下，然后能不失天下。事而不疑，则天运不能移，事变不能迁。此六者备，然后可以为天下政。”

<sup>⑤</sup> “乖离”从读书会释。

<sup>⑥</sup> “患害”从读书会释。

<sup>⑦</sup> “可期而须也”从读书会释。单育辰先生认为：“简 15 应在‘须也’后加句号，在‘逆’后加逗号，简末‘童’后补‘光’亦不确，从前面看，‘重光’是说好事情的，故此处补为‘重殃’之类的还差不多。”单先生之说可从。重殃之说，见马王堆帛书《黄帝四经·四度》：“内外皆逆，是谓重殃，身危为戮，国危破亡。”

<sup>⑧</sup> “守”字从读书会释。“六藏之守”，文意与《六韬·文韬·六守》所论接近，其文称“文王曰：六守何也？太公曰：一曰仁，二曰义，三曰忠，四曰信，五曰勇，六曰谋，是谓六守。”故“六藏之守”当即前文的“六者”。《说苑·敬慎》篇：“昔成王封周公，周公辞不受，乃封周公子伯禽于鲁，将辞去，周公戒之曰：去矣！子其无以鲁国骄士矣。我，文王之子也，武王之弟也，今王之叔父也；又相天子，吾于天下亦不轻矣。然尝一沐三握发，一食而三吐哺，犹恐失天下之士。吾闻之曰：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，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，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，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，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，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；此六守者，皆谦德也。夫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不谦者先天下亡其身，桀纣是也，可不慎乎！”则是“六守”一词的异说。

<sup>⑨</sup> 整理者言：“或读‘六新’为‘六亲’，指‘夫妇、父子、兄弟’。”其说与郭店《六德》篇正合，当是。

<sup>⑩</sup> “消”字从读书会释。

<sup>21</sup> 读书会指出“《成王既邦》简 4 與本篇其它簡字體有別。該簡似與上博六《慎子曰恭儉》為同一抄手所抄（詳見字形對照表），當別出本篇。”